

设计单位 META - 工作室
建 筑 师 王 硕 张 婧

西海边的院子
Courtyard by the West Sea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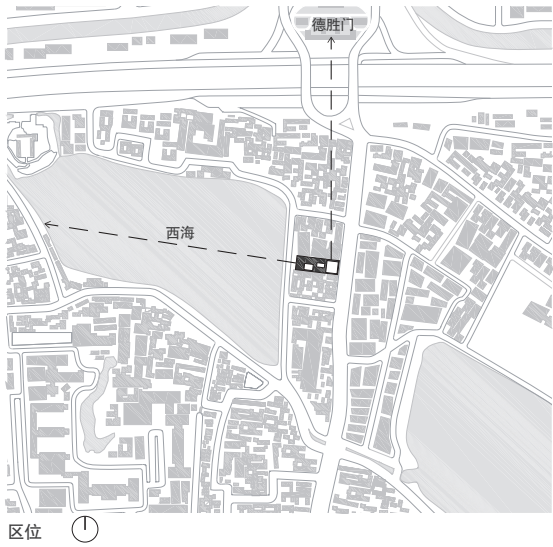
地点 / 北京西城
设计 / 2013 年 / 竣工 / 2013 年

Architects META-Project Team Members Wang Shuo, Zhang Jing
Design Stage 2013 Completion 2013

业主 私人
设计团队
吴亚萍、程茜、常倩倩、王涵、张国威、兰添
照明设计 韩晓伟

基地面积 1150m²
建筑面积 800m²
结构形式 砖混结构 (改造)

摄影 陈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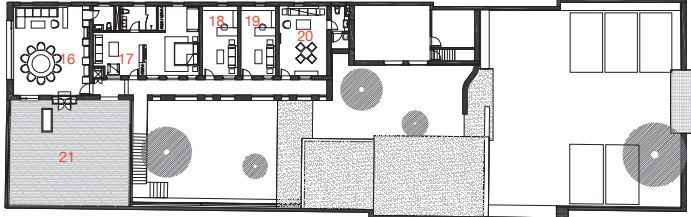
1 后院远景
2/3 庭院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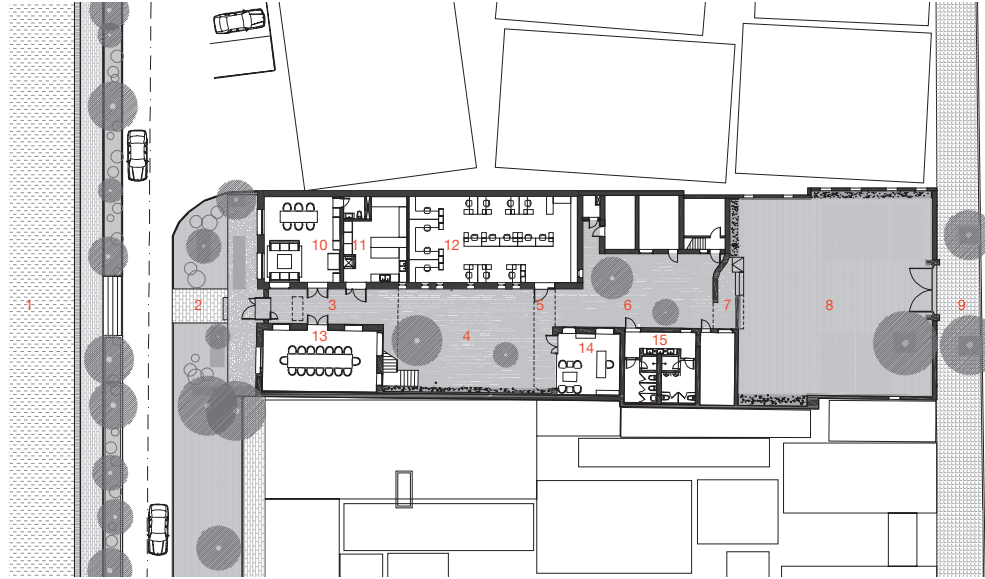


4 西立面
5/6 改造前

- 1 西海
- 2 朝向西海入口
- 3 前门廊
- 4 前院
- 5 中门廊
- 6 中院
- 7 后门廊
- 8 后院
- 9 德胜门大街入口
- 10 茶室
- 11 厨房
- 12 开放办公室
- 13 会议/接待
- 14 独立办公室
- 15 公共卫生间
- 16 正餐厅
- 17 套间
- 18 工作室
- 19 图书馆
- 20 娱乐室
- 21 露台



二层平面



一层平面

0 1 2 5m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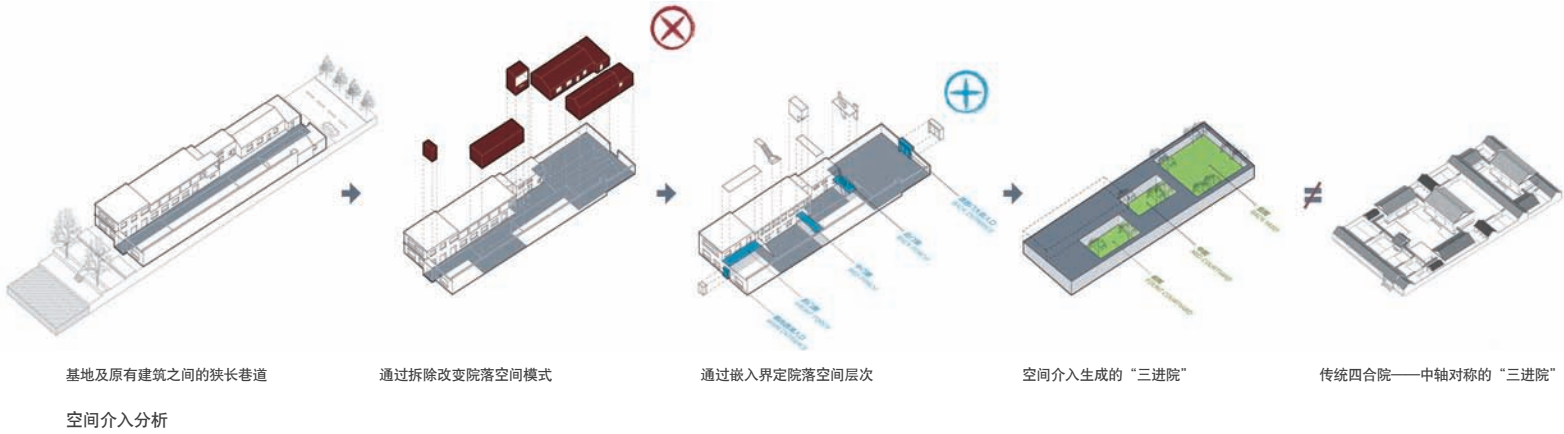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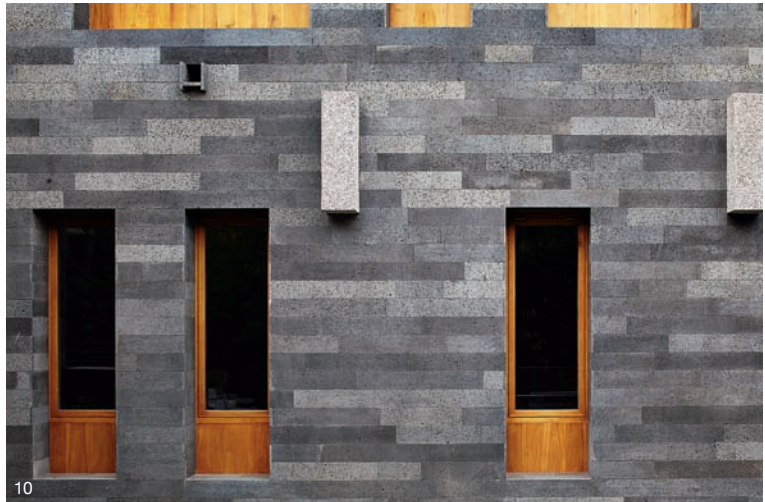
8



9

7 窗
8 从室内看露台
9 露台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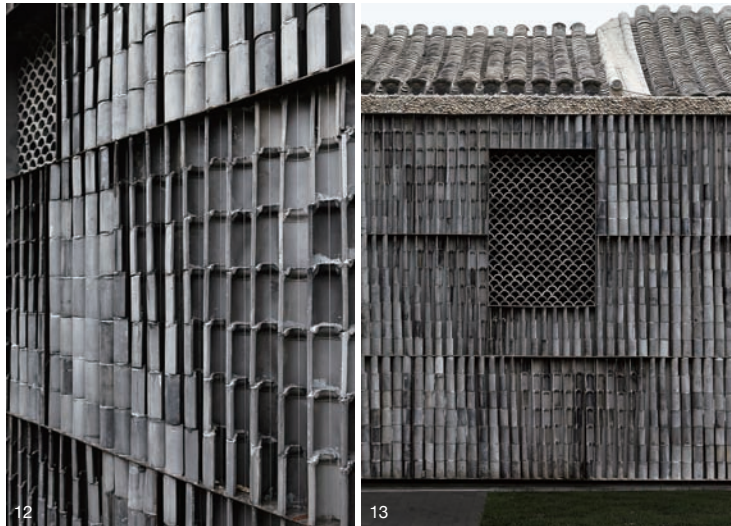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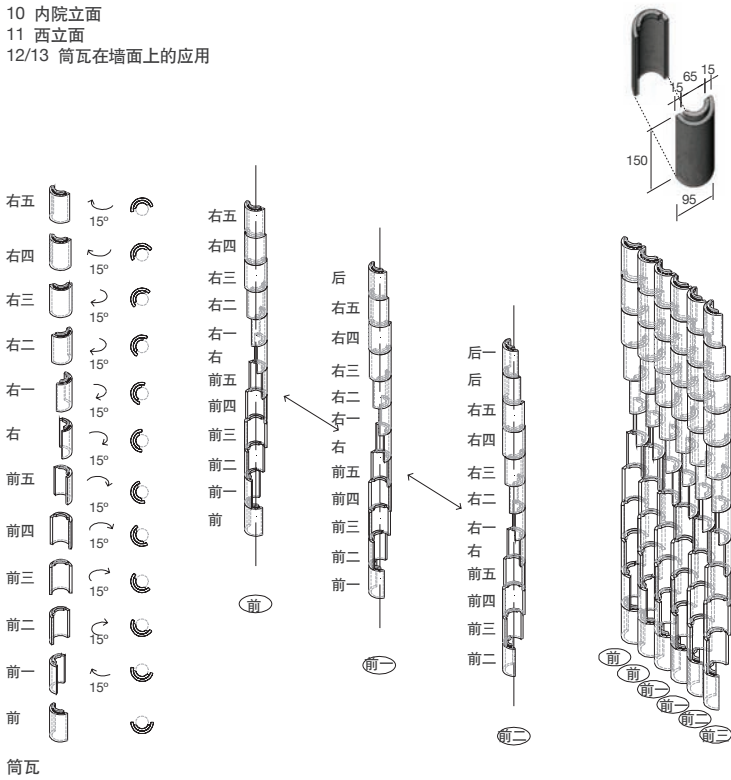


10 内院立面



11 西立面

12/13 筒瓦在墙面上的应用



12



13

西海边的院子位于什刹海西海东沿与德胜门内大街之间，原本是一个狭长基地，面朝西海一侧是两排砖混结构的厂房建筑，东侧则是几间矮小破旧的临时性房屋。房主希望能将其改造成具有胡同文化特质的空间，同时又能满足一系列当代的混合使用功能——茶室、正餐、聚会、办公、会议、居住以及娱乐。

在对基地现有构筑物进行详细梳理后，我们进行了审慎的改造与介入。首先，将两排东西向厂房之间形成的狭窄压抑的巷道空间转化成为胡同院落模式相符的空间类型，并在扩展后的凹凸空间衔接处引入3个不同形式的悬挑门廊，界定了纵深方向的层次，形成了空间意义上的“三进院”，力图通过错落有致、移步换景的空间层次，以当代的语言重新阐释多重院落这一概念，同时构建了房主期待中的胡同文化生活的内涵。三进充满树木植被的院落将各种混杂功能合理归纳划分，并使基地内的日常行走成为一种连续的而又充满节奏变化的空间体验。

为了将近乎于行走在“胡同”中的空间感受引入到院落中来，院子内部采用了3种原生的材质——石、木、瓦，并通过其特殊的搭接方式来实现对胡同外部空间的重新阐释。立面上使用打磨成5种深浅程度的火山岩，在尺度和色差上都与胡同中宅院的外围高墙相近，而在纹理上却体现了更为精确细致的变化。通过复杂构造实现的大小比例各异的楸木室外门窗则为院子内部各个观察视点带来了变化丰富的表情，并最大程度上实现了由内向外的观景。较为开敞的后院围墙则以“瓦”作为主体，将本用于屋顶排水的筒瓦在旧墙内侧垂直叠放成为围屏，并通过精心控制的细微扭转，使这一原本灰暗的材料在不同光线与角度下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光影变化。

为了使室内空间延续庭院的胡同日常体验，室内引用了“金砖”地面和灰砖墙面，并用深色木质的栅格屏风对空间进行流动化的界定。同时，室内体验的营造都围绕着对室外自然（西海或庭院）的取景，使不同的“窗”成为连通内外环境，使之互相渗透的“转换器”。

西海边的院子，在不断的牵引外部城市与内部营造之间的对话中，寻找并阐述着北京胡同在当代的生活特质。

< 文 / 王硕 >

设计单位 META - 工作室
建筑师 王硕 张婧

地点 / 北京东城
设计 / 2014 年 / 竣工 / 2015 年

Architects META-Project Team Members Wang Shuo, Zhang Jing Design
Stage 2014 Completion 2015

箭厂胡同文创空间

Arrow Factory Hutong Media & Culture Creative Space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1 首层门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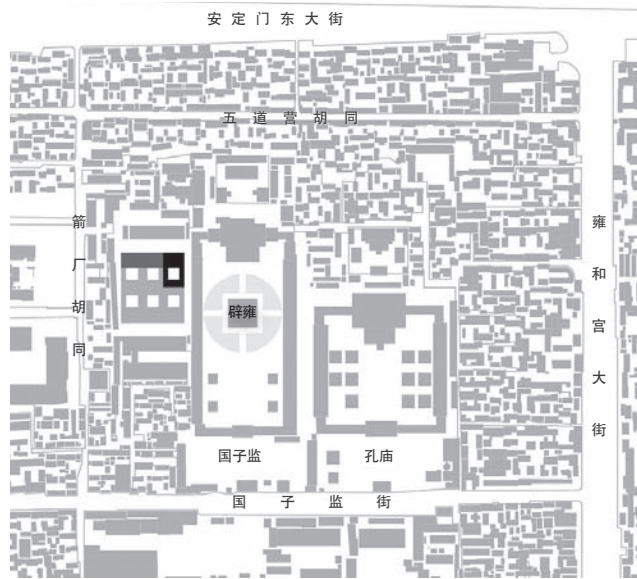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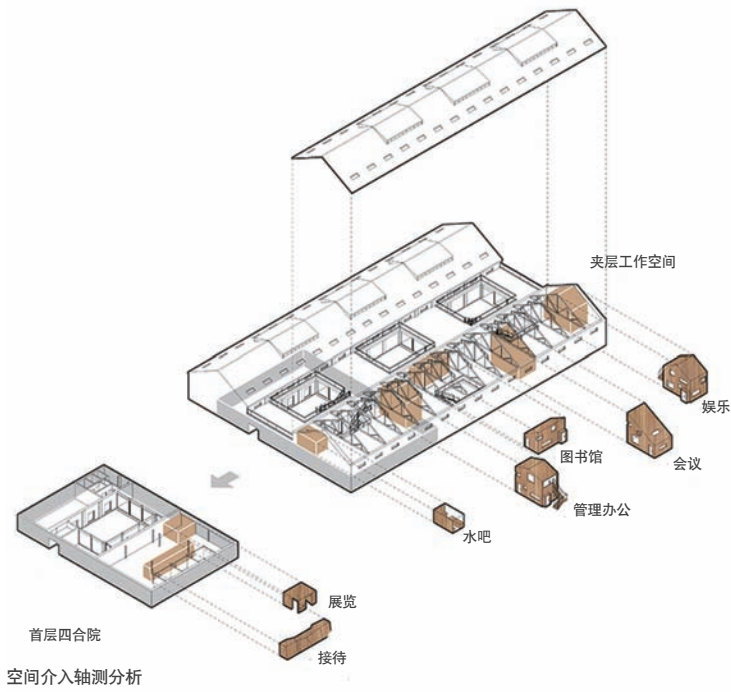


2

业主 私人
设计团队
吴亚萍、杨尚智
照明设计 韩晓伟

基地面积 1200 m²
建筑面积 1350 m²
结构形式 木桁架结构 (改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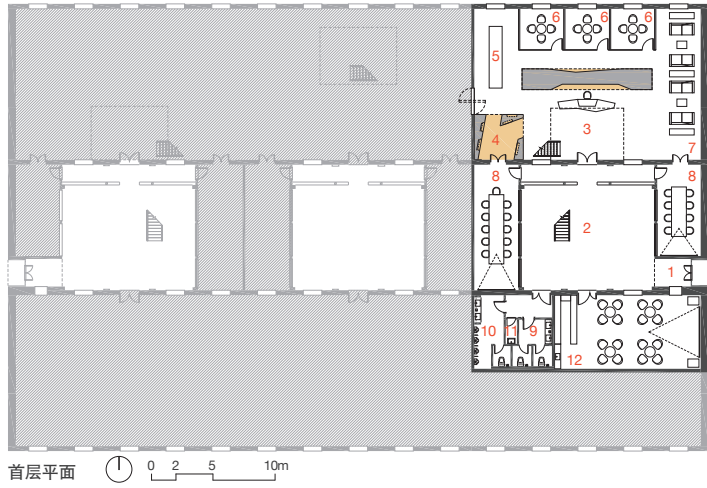
摄影 陈溯



区位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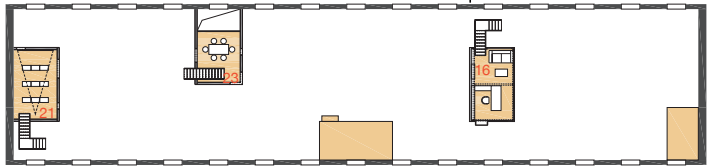


首层平面



夹层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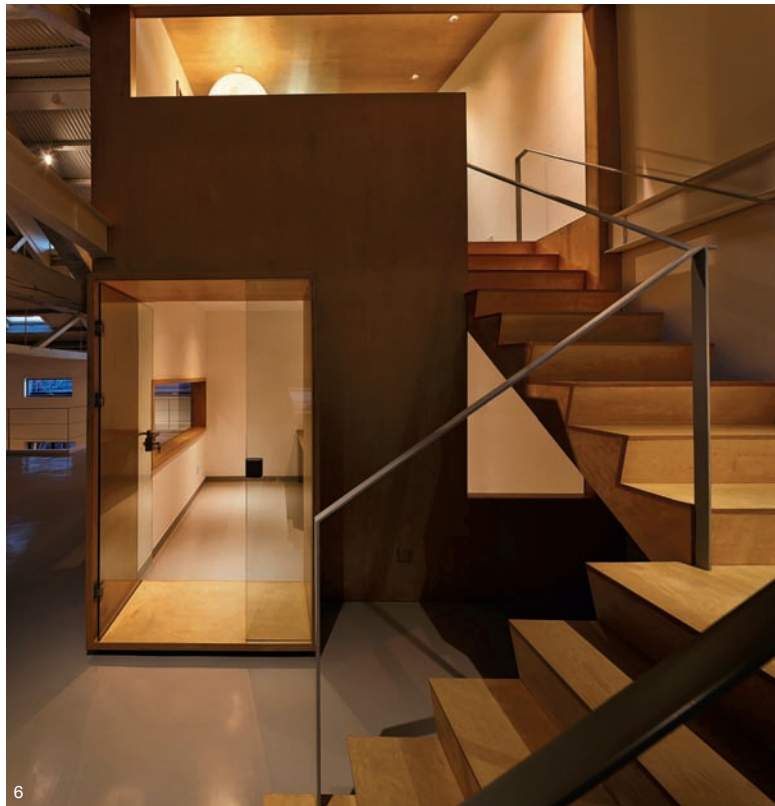
- 2 首层四合院
3 从厂房看国子监辟雍
4 夹层全景
- 1 门廊
2 内院
3 门厅 / 接待
4 展示
5 展台
6 咨询
7 等候
8 会议
- 9 女卫生间
10 男卫生间
11 保洁
12 水吧 / 放映
13 开放办公
14 水吧
15 休闲
16 管理办公
- 17 打印
18 图书馆
19 VIP 接待
20 开放会议
21 娱乐
22 露台
23 茶室



阁楼平面



4



5/6 阁楼

箭厂胡同文创空间紧邻国子监西墙，基地是据称曾为“箭厂”的巨大仓库厂房之中最北侧的一排，并且之前进行的整体开发计划已经将厂房之间的空地进行分隔，在首层围合成了类似于四合院的院落。本项目是在此空间格局基础上进行的介入性改造，并按照业主的需求将这一巨大空旷的厂房转化为充满活力的传媒与文化创意人士聚集的空间，并提供一系列包括接待、会议、展示、放映、图书馆、休闲娱乐、联合办公等功能，成为文化传媒创客的“集体公社”。

沿着充满历史沉淀的斑驳的国子监西墙进入首层院子，围绕这一尺度适宜的四合院展开的是基本的接待服务功能。通过楼梯直接上到二层露台，从这里可以看到隔壁国子监始建于乾隆年间的“辟雍”——皇帝讲学的殿堂。

进入厂房内部，为充分利用高度而设置了夹层。并且，为了使整个空间能够激发使用者之间动态的交流，除了连接首层和夹层空间的数个吹拔之外，在空间内，尤其是夹层上植入了多个具有不同内容的木阁楼（或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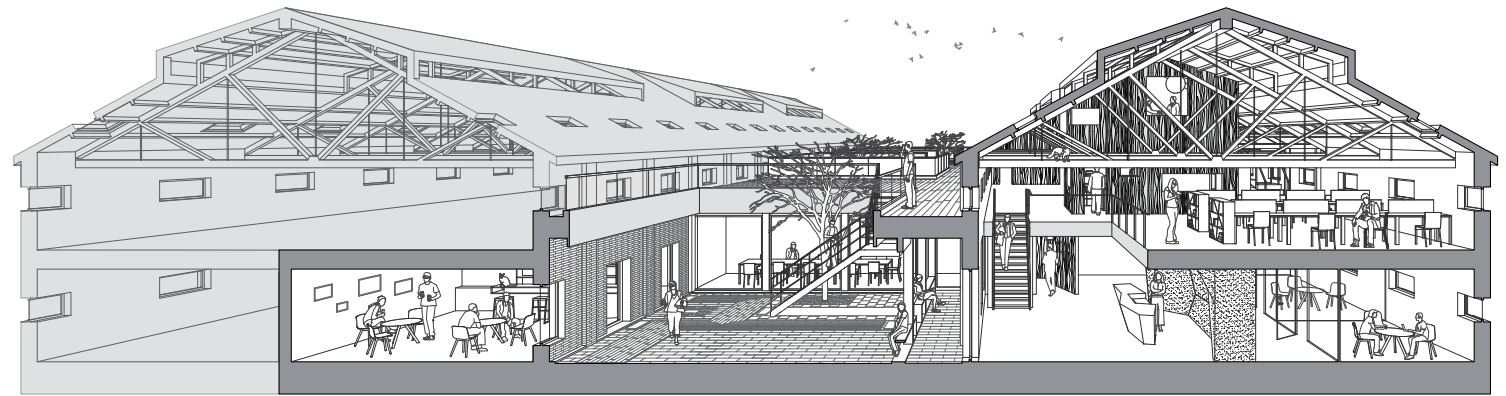
在原本空旷而平淡的空间框架下，任何“联合创意活动”的开展都会趋于同质化而失去引人关注的情节，所以我们在空间内嵌入多个盒子作为激活性的装置。空间中的事件要通过不同的流线，围绕或进入这些盒子展开，而走到这些盒子里面又会发现很多有趣的取景窗，对着特定的场景，重新串起多条叙事性的线索，它激活人通过自身的体验去感知一些预料之外的东西。

每个盒子都有一个特定的功能：展览、会议、图书馆、娱乐、水吧……并以一个独特的形式生动地呈现。但不仅仅只是为了展示它们，而是针对整个空间的介入策略，将每个盒子都当作一个激活装置，让这些精巧的物体成为联系某种叙事性体验的开关。改造的过程中，你可以去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介入模式，但最终这些模式一定要跟人的使用结合起来。[A]

<文 / 王硕>



7 盒子装置
8 阁楼窗口
9 窗口取景
10 阁楼装置与屋架



剖透视



两个胡同改造项目的对话

A Dialogue on the Regeneration of Two Hutong Projects in Beijing

1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王飞 前年参与了你们组织的“超胡同”城市研究，现在又看到你这几个胡同的项目，我想先谈谈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到了帕拉第奥的时候，他书中的理想式场景和现场建造之间就不是等同的了。理论和实践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分野，到现在完全分开。我觉得像都市实践、标准营造和你们能花几年的时间对同一个地方进行大量细致、多角度的研究，对自己本身和学科往前推进会有很大的意义，但是真能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好的人太少了。

王硕 现在一提到理论和实践就有点对立的感觉，但我们想做的研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不是想要通过抽象而得到某种高于现实的东西。实际上，现在实践和理论的关系有点反过来了，单纯通过实践反而没法去理解现实。如果能有三五年的时间去做一个项目，就足够对现实有一个很好的解读，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实践有时间、费用等一系列的限制，于是我们就把很多在实践框架内放不进去的放到研究框架中，去补充对现实本身的充分感知，并在这个积累上产生思路上的新模式。

更重要的是，在城市当代性的展开下，过去的理论 / 现实范式其实已经失效。建筑师掌握的所谓理论，比如现代主义的城市认知理论，如果把它作为一种自认为好的模式去套在不那么完美的现实之上想去改造现实，就会产生很大问题。当代城市现状自身的活力和动态远远超过既有知识系统覆盖的范围，是走在理论前面的。所以在当代城市飞速前进的状况之下，设计师必须要有一种机制、一种方法去不断追索“当代性”，就是每时每刻当下的现实。

我们做“超胡同”研究时会请到一些社会人类学、行为心理学，以及其他学科的人，甚至政府和开发商，因为在某些层面上他了解的比你多，知识嫁接更会激发新的认知。我更倾向于用“知识生产” (knowledge production) 来形容我们做研究的方法：首先积累信息，加工成知识产物，通过这些产物把城市观、历史观、设计观等这些观念先搞清楚，然后



对话时间: 2015 年 7 月 10 日
对话地点: 西海边的院子
王飞 Wang Fei
美国雪城大学

王硕 Wang Shuo
META - 工作室

再导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模式。这样有一套并行于实践的研究机制始终在追问，现实究竟是怎样的，这些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然后对于当下现状的回应才能做好。

王飞 谈到在中国当下做研究的方式和意义，我想起都市实践从 2005 年开始做城中村研究的过程。他们在持续很多年研究之后，做了一些抽象的模式探讨，拿去跟政府谈，政府就觉得很有意义，最后产生了很多条款来支持城中村的改造。就是因为他们做了研究，所以对政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效果。

王硕 做研究更像是一种自学的过程，可以积攒对某种现实问题的理解，并产生一个结果呈现给别人，从而产生一些潜移默化影响。研究的影响要通过持续的沟通才能逐渐展开，并且要有多种的表达渠道。最初可能是面向专业人士和普通百姓，而政府也会通过设计周这种展览平台来倾听。

即使没能在政策层面产生影响，我们也会把这些研究成果用在和实际业主进行表达上，他们是有资本可以介入到城市改造的，也许比政府更有生的力量。做这些改造项目，不是一上来就排功能做表现图，而是先交流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怎么展开。先有一个内核在里面，然后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和做研究差别不大。

2 胡同在当代城市中的意义

王硕 我们正好赶上了一个时间上的交汇点，欧美都发现原有的城市模式带来了问题，很多城市中心街区由于资金不到位、基础设施更新不及时等原因反而衰败。现在胡同碰到的问题，其实正是一个全球普遍的问题——城市中心的衰落。但是这个中心又是最有可能通过有效更新重新带来更好的生活方式，因为它密度高、距离近，城市移民的流动性又带来了很强的多样性。关注胡同听起来像个怀旧主题，但其实是一个全球化又现实的问题，如果能有一些新的模式去回应，也许不仅能用于北京的胡同，也可以用于其他城市的老城区，甚至美国城市的市中心 (downtown)。

王飞 我比较了解美国现在发生的事情，像纳什维尔、西雅图

很多中型城市都在做城市复兴计划，做很多功能置换，为使大家都愿意到市中心来。

王硕 香港中文大学的廖维武在参加“超胡同”圆桌论坛时，提出胡同“处于一种既非城市，又非乡村”的状态：胡同最早产生的尺度跟乡村差别并不大，建立的是一种很自然的人与人交流的关系。但这种关系被更大尺度的城市运行逐渐打破，人们的交流、生活方式都在改变，但又没有变得过分现代化，所以它被封闭在了混杂的中间状态。而政策的模糊性、经济规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反倒提供了很多可能性。

像西海这边正是由于胡同有产权不清等很多不确定因素，任何一个利益方都很难迅速膨胀形成像后海那种酒吧餐馆完全饱和的状态。我觉得胡同在复兴过程中要采取引入多重资本的模式，而不是只被一种资本占领。多样的状态能提供许多原来的城市发展理论体系里根本不包含的东西，不同的生活状态可以同时并置，混杂共生。

王飞 上海有些地方如安福路、五原路、永康路，跟你刚才说的胡同状态挺像，更新都是点状的，和周围居民的关系很好，简易的水果摊旁边就是高档的小酒吧，在那里散步、探索的过程非常有意思。

3 如何理解保护与更新

王飞 你曾提到过用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 (Benjamin) 的“光韵” (Arua) 概念，来解释对胡同本地特质的理解和挖掘。但现在中国出现的问题是大家不知道自己的特质是什么，拼命去借鉴别的东西，如不同城市间的名人故里之争，或不停地拆老古董建新古董并声称那个是传统的，都在往后看。

王硕 很多人认为只有有形的东西才是可以保护的，比如坡屋顶、垂花门。对此我一直在问，我们的城市应该保留到底的是什么呢？事实上生活中很多东西是无形的，比如这有一个湖，而你围着这个湖散步钓鱼或者跟邻居打招呼这样的生活才更是被本雅明称为“光韵”的东西，不同城市会呈现不同的生活状态和“光韵”。

王飞 在中国很多的保护只是保护了物体本身而没有精华，其实保护的只是一个化石、一具死的骨骼，并没有把鲜活的血液给保留下来，就像你刚才说人的生活这种无形的东西。

王硕 当事物变成被保护的物体时，就是承认它已经死了。而如果保护的是生活或者活力本身，那么它呈现出来的外在形式其实是会变的，甚至会变化很大，但这种变并不是要拆了重建，而是一个更新进化的过程。西海边这个院子我们并没有把宏大的历史责任感强加在改造之上，而是进行了一次恰如其分的自我更新，像有机体细胞的更新替换一样。城市就应该这样不断自我更新地往前走，每个时刻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在真实地生活，并且是在尊重周围环境的方式上展开，而

不是强加一个模式上去。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还提到“凝视” (Gazing)。一个事物的精华特质，要通过看与被看的过程才能散发出来。胡同也好，一个老的厂房也好，从过去走到现在，只有你跟它有互动的时候它才能散发光韵。比如你凝望着西海波光粼粼树影摇曳的时候，西海才把它的“光韵”传达给我们。在西海的院子项目里对每个窗的高低位置都做过精心处理，茶室的窗降下来是为了引导里面的人坐下来，观察窗外所发生的事情，而窗外走过的人也会透过这个大落地窗观察屋内的情况，在相互之间的观察与被观察的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得以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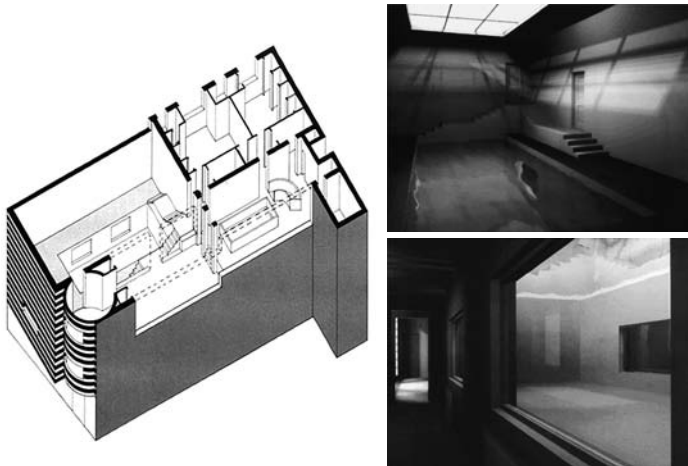
王飞 这是设计出来的关系，引导你怎么来使用这个空间，而且是在一个模数化的体系内去变化的，有点像阿道夫·路斯 (Adolf Loos) 的穆勒住宅。

4 路斯、西尔沃提、斯卡帕、苏州园林

王硕 路斯的贝克住宅我特别喜欢。他在设计的时候就想象自己如何在不同的角度观察房子的女主人，房子中心是一个游泳池，所有的窗户都在不同角度看游泳池。这个房子完全不能用空间类型的方式去解读，所有的线索都是围绕着各种情况下去看与被看来组织的。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很多窗口的布置都是围绕如何感受西海，如何看里面的院子展开的，这种组织实际上不是空间的事儿。

王飞 这其实就是现象性 (phenomenological) 的感知。

王硕 对，首先你有一个对“光韵”的阐释，随之又转译成为一种激活的装置。窗户可以成为整个场所里面的一个开关，通过它激活其中的关系。这个项目里藏了很多这种机关，包括在院子里往右走透过挑檐可看到左边的院，往左走在影壁后又可看到后边的院。这种激活装置在箭厂胡同厂房改造中作用就更强了，本来特别大的厂房空间很无聊，我们在里面插入了很多不同形状和功能的木头盒子，走到盒子里就会发



路斯的贝克住宅 (左：剖轴测；右上：位于住宅中心的游泳池；右下：从走廊洞洞看泳池)

现很多有意思的取景窗，对着一些意外的特定场景，串起来了一个故事性的线索，它激活人自身的体验去感知一些东西。

|王硕| 哈佛设计学院的前院长霍黑·西尔沃提 (Jorge Silvetti) 曾经做过一个有意思的项目，在意大利西西里的莱昂福泰 (Leonforte) 植入了一个瞭望塔，随着在塔内盘旋上升，有很多长筒形装置让你在不同高度和角度来观察城市，像狙击手一样瞄准一个钟楼或广场，类似城市侦探。其实可以让建筑里面的某些东西成为交流器官，比如窗户，来重新串接一个场所中的很多观察点，重建一种新的叙述方式。这是我所理解的能介入人实际使用生活的一种激活的操作方式。

|王飞| 前几天我去看斯卡帕 (Scarpa) 的卡斯特维奇欧 (Castelvecchio) 博物馆，这也是建筑改造一个非常奇异的案例，它里面有很多历史层次同时出现，斯卡帕就要把这个差异性给一层层剥离出来，细部既可以是材料的交接，也可以是形式的节点。斯卡帕在中间放了一个雕塑，人们不管走在任何地方都是对着它，永远不会迷失，这个雕像成了一个铰链。在图纸和照片上完全感受不到，必须到现场去感受。不管以前是怎样的状态，现在整个空间的精神提升了很多，所以建筑师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就看能不能挖掘出来属于这个地方的特质。

|王硕| 斯卡帕是借很多机会，把建筑一些局部都建构成一个装置，变成转动某种关系的开关。他把艺术品放在那儿，并以特殊的方式呈现，并不只是为了展示它们，是为了在那儿开启一个让体验升级的可能性。我觉得建构的东西对他来说是一个基本处理办法，他想达到的东西完全是另外一个层级的。我们可以把基本的材料、空间做好，但同时可以激活一些东西，激活并不一定是有形的、可以让人一眼看出来的，而是一种渗入到使用中潜移默化的激活方式。

|王飞| 看到这个房子的外立面时，我就在解读它跟环境的关系，面向西海这几个被移位的大窗，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现任系主任普雷斯顿·斯科特·科恩 (Preston Scott Cohen) 的比目鱼理论来反推，发现是有很多逻辑可以推敲的。到了里面，怎么激活内与外、上与下、前后院的关系，如何打通和城市、

景观的层层关系，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使用者不会考虑这些，但会得到很多潜移默化的提示。在里面走得多了就觉得不像一般北京的空间，倒挺像在苏州园林游走的感觉。

|王硕| 通常认为四合院有两个要点，中轴对称和内闭性，但我不认为这就是要保护的东西，还不如让人去看看西海或跟周围的人发生一点真实的关系。所以我们保留的是气韵而不是形式，是要让人自身去感受的，在每一个当下人生活的时候，只不过是很自洽地使用它，就呈现出很真实的状态。为什么现在一定要装成过去某种状态去使用它才可以被称为“真”，这个在我看来就很奇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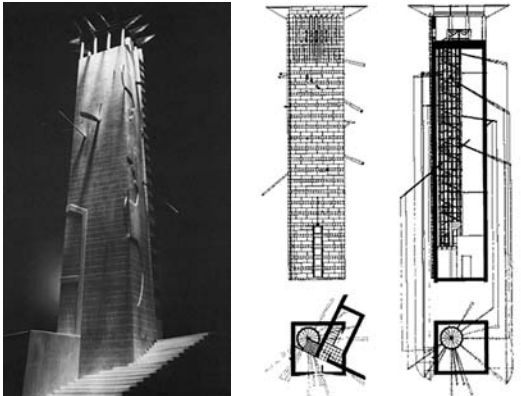
|王飞| 我觉得并不是保护就一定按照原生的方式来复原，一个东西的“本真性”并不是只跟着这个物理形式的延续来走的，是通过跟历史、跟环境、跟周边的各种关系所形成的特质。

5 材料搭接方式

|王飞| 拉斐尔·莫内欧 (Rafael Moneo) 曾在西班牙做的一个广场，周围全是老房子，但是建筑和周围关系处理得很和谐，他肯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只是满足了功能、结构、预算的结果，而是大量的巨大 (macro) 和微小 (micro) 尺度之间关系的处理。

|王硕| 从整体到细节，我们也常碰到这个问题。比如我们发现四合院木门窗的做法虽然有，但只是沿袭老的松木料外上红漆的做法，工匠不会想怎么去更新。胡同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生长，木门窗的制作方式却完全没有更新。按更新的思路木门窗不一定非要按以前的方式来做，可以进化成新的方式。北欧的木建筑经历了几百年是持续更新的，从手工到车床甚至数控机床，且每种木质都有针对它特性的做法。

我们找来了有经验的木匠对选定的的楸木进行讨论，研发了一整套用于外门窗的做法，包括如何下料、切割；门扇大了以后怎么防止变形，里面的结构怎么走，外面的板怎么接合；窗框搭接的地方怎么错开以减少毛细吸水使木材腐烂等很多细节。最后出来一套能保持原木本色，并能符合防水、保温、通风、不变形开裂这些当代使用需求的木门窗做法。



西尔沃提为意大利莱昂福泰设计的瞭望塔



斯卡帕的卡斯特维奇欧博物馆（左：从三层看中部雕塑；右：从首层看雕塑）

想要更新工艺就要在研究上下很大功夫，平时我们会做很多材料研究，提前把材料研究做了，就可以在实践时占很大先机。

|王飞| 再说那个瓦的做法。德国建筑师戈特弗里德·森佩尔 (Gottfried Semper) 有一套关于材料做法的理论，提到针对织物、泥土、木和石材这 4 种材料本身有 4 种原本的加工方式：编织、陶瓷、木作、石砌 (textile, ceramics, tectonic, sterotomy)，他指出这 4 种不同的材料和 4 种不同的制作方式之间是可以重叠和交叉的，石头既可以用石砌的方式，也可以用木头搭接的方式。我第一眼看到筒瓦墙时，就感觉是泥土做出来的瓦，却用编织的方式像绸缎一样搭接，这也是一种材料的置换，而且是基于本地性的东西。其实你让工人来做，材料本地都有，方式也是简单的砌筑，只不过方向转了一下，但是因地制宜创造了另外一种方式。

|王硕| 材料做法有不同程度的嫁接，我还是蛮喜欢这种比较微妙的混杂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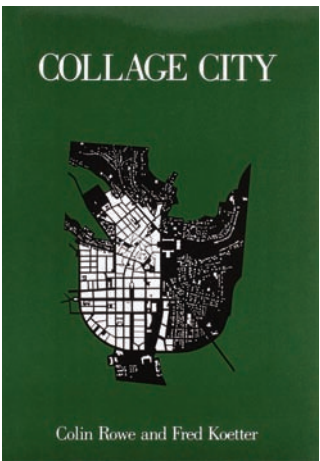
|王飞| 肯尼斯·弗兰姆普顿 (Kenneth Frampton) 在《建构文化研究》里指出，现在所发生的状况是再现场景 (scenario of representation) 和本体建造 (ontology of construction) 越来越分野，再现的场景虽然是很有细节，但只是一个表达的方式。比如有建筑师把瓦挂在立面上，完全没有使用到材料本身的特性，只是一个场景的形式。但我个人倾向于材料的使用方式和材料特性本身有很好的相关性而不只是做一个形式。像你这个筒瓦的搭接方式就考虑到了瓦本身的重力、形体的关系等，在建筑学有更大的意义。

|王硕| 一开始业主跟我说他对瓦有特殊的记忆——他要的是一个场景的再现。当我们加进一些建造本体的东西的时候，你又不不能让加进的东西跟那种呈现是脱节的。我比较满意的状态是它在很低造价的状态下做出来了，效果还不错，工人做的时候挺轻松，业主也特别喜欢。

6 胡同介入模式

|王硕| 改造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命题，我们有时候太把新项目当新项目了，其实每一个新项目本身也是改造，一个地方之前怎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地方往后会怎么样。在这点上我始终是对现代主义提出的种种理想“模式”是有疑问的，模式本身是知识的产物，但这些模式并不一定是和当下人的生活状态对应的，我觉得对模式本身的质疑和探索必须要同时来做。

|王飞| 看到你这些胡同里的项目，让我想到柯林·罗 (Colin Rowe) 的《拼贴城市》，其最后得来的不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结论，而是以“拼贴”的概念和思考方式对现代主义的模式进行抨击。就像这本书的封面，一半尺度很大一半尺度很



《拼贴城市》的封面

小，它其实是一个城市，就是现代主义在美国发生的状况，就是全部推平重建，为什么不能寻求一种拼贴的方式呢？很多美国城市已经尝到了现代主义的恶果，城市中间是空的，但中国还在不停地造新城。

|王硕| 回到胡同介入的模式来讲，最近大家都在跳脱物质层面，探讨空间改造的模式。像华黎的四分院、张轲的微杂院、刘宇扬的官书院十八号，马岩松的胡同泡泡。泡泡是通过引入强烈异质化的东西一下子完成转变；官书院十八号保持了四合院原有的制式，但把朝向院落都变成玻璃向内通透；微杂院通过植入新的东西（小孩的图书馆）和原有机体（大杂院）共生运转，有点像果树嫁接；四分院则是把四合院反过来切成四个分开的院以适应当下住在里面的人的生活方式，外表看着像老房子但是完全不同的模式。

大家在每一个项目里都会引入一个新的模式，我们两个项目也用的是不同的模式，西海边的院子用的是空间叙事的介入性改造，箭厂胡同文创空间改造是在里面嵌入很多激活的装置。我关心的是这些模式之间怎么再去叠加，怎么更多地被转译。比如西海这里形成一种新的三进院，与传统中轴对称的三进四合院完全不一样，它可能像你说的更像是苏州园林一样忽左忽右的院子组织方式。这些都是改造中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模式，但最终这些模式一定要跟生活结合起来。

|王飞| 新的模式必须和用户相关，和他们的生活嫁接，这是很有挑战的问题和机遇。在做某一个院落改造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种选择，但是结合周围的环境、用户的需求、预算、工期，可能最后只有一种最佳的方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几个例子恰恰是因为他们每一个采取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才有可比性，才能思考每一种模式的意义。

|王硕| 所以城市更新要邀请在地艺术家、社会人类学家等跨学科的人一起来讨论，再来交叉，那模式的维度就多很多了。

|王飞| 我是很倡导跨学科研究的，像你们做的“超胡同”，希望它能有更多的支持往前推进。保持实践，同时自己有能力来做一个平行的研究，又是为各种潜在的实践打下基础。[1]